

陈布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杏佛著

国民党
军机大臣

陈布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者圣 著

国民党

“军中大臣”



责任编辑 陆宗寅
封面装帧 赵小卫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

杨者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381,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3143-6/K·736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	1
“说文解‘名’”	1
“龙文”童子	4
“革命党”的惨痛失败	10
从“名落孙山”到“独占鳌头”	16
“不准革命”	23
“父母在,不远游”	30
“革命党”的假辫子	34
第二章 从“布雷”到“畏垒”	39
面包 布雷 布鼓	39
沪上“布雷”鸣	45
被逐出《天铎报》	50
吃蹄膀,喝绍酒,“汝能否”	54
一段忧伤无奈的日子	58
“悲莫悲兮生别离”	65
重返“江湖”	69
“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	76
第三章 客卿:半是清客,半是幕僚	83

一帧玉照：蒋总司令的定情信物	83
中共“谋略”：促成蒋、陈结合	90
南昌西花厅的“殿试”	95
“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103
文人的“御用”	110
“杭州的警察欺人太甚”	117
两难选择：“入朝”与“在野”	122
毕生最大的伤心事	130
菩萨都讲：“官不宜解”	135
第四章 进入侍从室	141
“敌乎？友乎？”	141
蒋介石的“影子”	148
侍从室：“皇帝”的秘书处	154
“军机大臣”的广州之行	162
对蒋介石的一次“包装”	169
第五章 从西安事变到庐山谈话会	175
西安事变的“漏网之鱼”	175
在“四大公馆”间搞平衡“外交”	182

“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	189
溪口“礼部大臣”	196
一次历史的谎言	203
“这本书很有毛病”	208
“首辅”之争	214
第一次与蒋“不合作”	220
讳莫如深的“心疾”	226
庐山讲演稿的真与伪	233

第六章 南京 汉口 桂林 重庆	240
“稳健派”与“低调俱乐部”	240
“主和派”眼中的“社稷之臣”	246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253
王家洲“危机一发”	258
“无事饮睡,竟不知是何生活也”	264
“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269
8000 字雄文扫日、汪	273
“你可找陈布雷谈谈”	277
“知我者蒋公也”	281

第七章 “侍秘二”	289
提督“东厂”	289
出色的经济情报头子	295
一个新寓言：“农夫和蛇”	300
只与德操相同的人交往	305
“别高兴得太早”	311
“暂时拖，将来打”	316
“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	321
“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328
第八章 侍与从	336
愿作 2 号，不愿作 1 号	336
“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	342
“煮酒论‘英雄’”	349
独树一帜的官邸派	357
国民党高干养成所	365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370
“政治，太肮脏了”	376
“家里面不谈政治”	383
“不够左，不够革命”	390

第九章 国策顾问	396
撤销侍从室	396
“我们都是淡泊”	403
在旧政协期间大刮“翻案风”	408
荣任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414
“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	42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28
“有点左倾也就算了”	435
保密局盯上了陈公馆	442
第十章 “目睹耳闻, 饱受刺激”	450
“今春以来”(一)	450
“今春以来”(二)	454
“入夏秋后”(一)	460
“入夏秋后”(二)	467
九月的异常	473
油尽灯枯 10 月间	478
第十一章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483
11 月 2 日 一个不眠之夜	483

11月8日 决定最后命运的日子	489
11月10日 共进“最后的晚餐”	493
11月11日 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497
《杂记》:一篇“血泪遗言”	501
“杀手”是“战时体制纲领”	508
“自杀宣言”中绝口不提反共	514

第十二章 “当代完人”

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	519
“瓶之倾兮,惟垒之耻”	524
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	529
肠断心枯,痛极痛极	533
“主任死了”	540
“完人”与罪人	544
死后疑案	549
死因新探:“心疾”	553
“盖棺”而未论定	560

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

“说文解‘名’”

1889年3月(清光绪十五年),慈禧老太后归政,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想干点事业的光绪帝亲政,垂死的清政府从此进入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都在这个时期出生了。第二年的12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日),一位风云人物诞生在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的一个茶商之家。按照宗族文化传统,孩子被取名训恩,字彦及。20年后,他的名和字都逐渐为世人所淡忘,却以笔名“陈布雷”三个字名震京沪,闻名天下。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不过,它还是曲折地传达了起名者的某种性格信息。从“陈训恩”这个姓名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对陈布雷一生政治命运所表达的某种寓意。

从《说文解字》这部解说中国象形文字构造的“圣经”中,对于“训”和“恩”作了如下释义。“训”的本义为教诲、说教;引申则为典式、法则;亦通“顺”：“事得其序之谓训”。“恩”的本义则为恩惠,引申为亲爱,有情义,如恩泽、恩宠、恩遇、恩赐等等。

如果说在中国的族谱及人名中潜藏着一种神秘的种族遗传密码，那么用在陈布雷身上，可谓诚哉斯言。综观陈氏一生，都是在“训”与“恩”这两个字的意境中苦苦挣扎。训则恪守古训、圣训，恩则不负父恩、皇恩及知遇之恩。“训恩”，顺之于恩也，父母之恩，君王之恩，以恩报恩，恩恩相报。于是，父命不可违，君命亦不可违，陈布雷一生都没有违背这两个原则。最后则以一死，以守训报恩，正所谓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了。或者这只是一只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吧，戏语不足为训，就此打住。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地域文化层面上继续进行一番考察，或许就会发现陈布雷身上潜藏着的另一种人格遗传密码。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慈溪”之名，源于后汉儒生董黯。在中国，对于“董黯”这两个字，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但是，如果提到“董仲舒”这3个字，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了（就是那个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杀手）。无名鼠辈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第六代孙。

据说，董黯为了奉养其母，常于溪中汲水。就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简直就被吹上了天，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的大孝子。在中国，有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所谓“明星效应”吧。董大孝子声名远播，连带着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有了“慈孝”的美名，一下子声名大噪起来。从此，中国就有了“慈溪”一说。

说起来，董大孝子的这点小把戏，简直是不值一晒，不但比起二十四孝图的大手笔，要蹩脚得多；就是比起一般孝廉的功夫，也要大为逊色。追根溯源，寻根问祖，如果不是靠了老祖宗董仲舒的一点老面子，谁会去尿他的那一壶？不过，事情要从

两方面看，尊老敬贤，孝顺长辈，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况且，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至淳至朴的，人人都用建设性的目光去理解、接受董黯的孝行，正所谓“闻其风，汲其流”，千古以来，慈溪地境也就逐渐形成了慈孝、醇厚的乡风、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说，董黯与“慈溪”也不无微功。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或许这就叫做“神秘的人格传递”吧。可以想见，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政论家、一生视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如生命的陈布雷，之所以出生在慈溪，而不是别的地方，大概与慈溪地境所蕴藏的这种深远悠长的人文地理背景不无关系！

慈溪濒临杭州湾，有姚江可直达宁波，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隔海与上海相望，襟江带海，海道通达，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故浙东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近代以来，浙东商帮不但实力雄厚，称雄商界，而且成为江浙财团的扛鼎人物，其影响之大，被孙中山先生称为“首屈一指”。受这种强劲的“下海”风潮的影响，浙东地域的陈姓家族大都弃农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至祖父陈克介时，开始打破传统，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与典当业。晚年，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买田置产，督耕兴学，并分其产业之半，约有百亩左右，兴办陈氏义庄、义学，用以救济、扶助族中孤贫。

陈克介生有三子，长子早亡，遗有一男，名训正，是为长房长孙；次子亦早亡，无后；三子陈依仁，即陈布雷生父。陈依仁后将陈布雷过继为次兄之后，但次嫂隔月又亡，故陈布雷仍与

陈依仁一家归住一起。

陈克介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庄、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陈克介认为长房长孙陈训正好学不倦，当使就傅上进，而命三子陈依仁住在家里，子承父业，继续管理族里公益事务。故陈克介去世后，陈依仁“继志述事”，致力于族中公益事务，救恤孤贫，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在族中颇孚众望。陈氏家族中这种关心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有怜恤心理，同情弱者，重视社会评价的仁、义传统，对陈布雷平民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陈依仁生7子7女，陈布雷为长子，诸弟妹中以后多为大学教授或技术专家，也有与陈布雷同道者，一个先后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及社长等职，一个做到国民党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等职，都在国民党新闻界颇有名声。

在陈氏兄弟崛起的旅程中，起先驱作用的，既不是陈依仁，也不是陈布雷，而是长房长孙陈训正。陈训正字岷怀、无邪，号天婴子、圯卫人、樱宁老人、句阳伯子等。以他拥有这么多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字与号，我们就可以揣测：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中，此人大抵是一个异数。陈岷怀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长陈布雷18岁。按照长房为正，长子为尊的宗法传统，陈布雷呼陈岷怀为大哥。对于小弟陈布雷来说，这位大哥对他的未来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龙文”童子

陈布雷5岁时，开始读书了。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

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 30 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

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纪怀。陈纪怀思想激进，颇有些游侠气质。1895 年，陈布雷 6 岁时，陈纪怀在县参与组织石关算社与剡社，一边研究数学，一边以诗文相砥砺。其后，陈纪怀本着诸葛亮“非静无以成学”的古训，决意辟老屋西之仓屋为书房，闭门谢客，家居读书。陈依仁看出这是一个机会，立命陈布雷跟着博学多才的大哥就读。对陈纪怀极为崇拜的陈布雷，从此处处学着大哥的样子，每天早晨很认真地挟着书包入学，规规矩矩地熬到下午放学归来，很有点乐此不疲的劲头。很快，陈纪怀与陈布雷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不断加深。陈纪怀终于成为对陈布雷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

西仓屋尽管是一所临时辟就的书房，但是，按照家族的儒学传统，“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画像是少不了的。陈布雷每日入学的第一课，及每日放学的最后一课，就是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向这位端正威严的老先生鞠躬行礼。此外，当陈依仁与族中元老商谈公益事务时，往往命陈布雷临时辍读侍坐，以教导、训练他的进退应对之礼。中国儒家那种知上下、懂进退、明规矩、重秩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逐渐渗透进一个六龄童的灵魂深处。可以想象，30 年后，陈布雷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地随侍乖僻暴戾的“共和皇帝”蒋介石，是与他在“小学”阶段的这种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按照儒学传统，陈布雷的启蒙读本不外是《毛诗》、《尔雅》、

《礼记》之类，这是儒学的经典之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是不可以不苦学深钻的。如此读来读去，读了两年，不用说，《毛诗》是读完了，《尔雅》读完了，《礼记》也读完了。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事，那一年，陈布雷8岁。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

其时，正是康有为、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发起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夜，国事日非，社会动荡，变法之议蜂起，改革之火正在点燃，这是一个呼唤与造就英雄和枭雄的时代。26岁的陈杞怀在西仓屋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再也按不住他的那一颗激越的心了，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家居的时间越来越少，指导陈布雷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而又少了。于是，陈依仁先请陈小沱先生到家设馆课读，次请徐二沆先生坐馆督教。

徐二沆先生是陈依仁的老同学，其人深目高颧，不苟言笑，督学极严。徐先生为陈布雷制订的教学大纲是：读毕《礼记》，则续读《左氏春秋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这样的教学方式，虽说旧而又旧，却也为陈布雷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

官桥陈克介一支，到了陈布雷这一代，父辈、祖辈数世经商，已经成了道地的商人世家了。可是，从陈依仁到徐二沆，又都是极力推崇儒学的老夫子，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陈布雷的幼学环境，依然是在一个儒学空气很浓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就给陈布雷幼时性格的形成，打上了一个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陈布雷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毕竟是到了封建王朝的垂死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潜滋暗长，各种新思想、新风气、新举措纵横激荡。特别是对陈

布雷影响极大的陈杞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给陈布雷以深刻影响,这就在陈布雷幼时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又染上了另一层底色,这就是强烈的叛逆意识。传统意识与叛逆意识的交融汇合及不断撞击,以此铸造出了一颗矛盾的靈魂与一个矛盾的人生,从此形成了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主流旋律。

青年陈杞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1898年,光绪皇帝在一班资产阶级“法家”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并在教育方面下令: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改以策论课士等等。但在慈禧老太后的一记铁沙掌下,光绪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立即烟消云散。然而,陈杞怀以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出,清王朝的这次“克己复礼”,终究不过是兔子的尾巴,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垂死挣扎而已。于是,陈杞怀从宁波赶回家中,对陈依仁、徐二沆说:当今变法之议盛行,“八股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陈杞怀主张:陈布雷不必先学“四子”书,应以“五经”作为识字为文的基础。

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陈依仁与徐二沆接受了陈杞怀的建议,决定调整“教学大纲”,以《书经》、《易经》为主要课程。此外,陈依仁也常于课余为陈布雷开小灶,给他讲《廿一史约略》等等。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只有10岁,且为致力于新学之始,却对历史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兴趣,不但听得专心致志,简直是如醉如痴,真令人不可理解。徐二沆见了,感叹之余,决定因材施教,对陈布雷说:“你既然对历史有兴趣,那么就可读《龙文鞭影》,每日晚记诵一二则。”

《龙文鞭影》为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由明人所辑历史上的

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计 2146 则，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较易记诵。诸如：该书在 4 句开场白之后，起首便是：“重华大孝，武穆精忠”。这是讲帝舜重华，在屡受父与后母及异母弟共同谋害，依然不改孝悌初衷，以及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何为龙文？“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以此为书名，大抵也是一种劝学之道，勉励童子自我鞭策，奋发自强。果然，陈布雷觉得这种《故事会》一类的启蒙读本，极合自己的胃口，不须徐先生督促，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在这种“粗成四字，海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的琅琅声中，陈布雷接受了最初的平民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教育。

10 岁那一年，陈布雷开始练习作文。徐二沆按照儒家传统，指令陈布雷先作史论。然而，作史论，极要紧的，是要有史识。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懂得什么叫政治，何来史识？不用说，第一次试笔，到底未能让人看出这位未来民国第一流政论家的政论天赋。陈杞怀看了他的作文后，也深感其思路拙滞，认为议论文必须思路清楚，立论谨严，下笔如行云流水，横行无涯，收放自如，才可以进入上佳境界。于是，陈杞怀将自己收藏的一册《增广古今人物》赠给陈布雷，要他多读多练多写。陈依仁也向徐二沆建议：《书经》、《易经》艰深不易读，恐易窒息性灵；主张每 3 日讲授《昭明文选》一篇，使其做到耳熟能详，以便从中体会各种文章作法及名家笔调。徐二沆“从谏如流”，欣然接受这些宝贵意见，自此以三、六、九为期，每 10 天授课文 3 篇。又过了两年，陈布雷读完《易经》，接着读《公羊·谷梁传》。由是，陈布雷作文日有长进。

陈布雷对历史与作文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对几何与数学则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据说，徐先生在教授《几何》时，无